

时光里的告白

■ 裴 佳



朱 鹏 绘

情到深处

数十年军旅生涯,我与父母聚少离多,但他们从未有过怨言,只是默默地支持着我,用无私的爱为我筑起坚强的后盾,让我能够心无旁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
我以为,岁月会永远温柔以待,却未料去年父母突发重疾,相继住院。

今年春节,我休了入伍以来最长的一次假期,希望能多陪陪父母。家还是那个熟悉的家,母亲却不似从前。疾病带走了她往日的干练和智慧,让她的生活陷入混沌之中。她说话含糊,行动蹒跚,生活难以自理。这位曾经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的人,如今却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
每天,我都会细心地照料母亲的起居。夜幕降临后,我会端来一盆热水,为她洗脚。洗完脚,母亲总是眼含泪光,感激之情溢于言表,甚至说:“孩子,你为我洗脚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”然而,这只是她一时的记忆。到了第二天,当我再次提出帮母亲洗脚时,她摇摇头:“我的脚,我自己来洗。”我无奈地提醒她:“妈,昨天也是我帮你洗的。”她却茫然道:“你为我做的都是白做,我记不得了。”那一刻,我心如刀绞。

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,我深刻体会到了她那些年照顾我的不易。我也更加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时光。我会耐心地为她梳理头发,轻轻地为她擦拭脸庞,用心地倾听她的话语。尽管有时她说话有些含糊不清,但在我心中,母亲说的话是最动听的言语。

为了照顾母亲,我在她的房间摆放了一张行军床。每天夜里,我都会睡在这张床上,方便随时照应母亲。

母亲的房间布置得简单而温馨,每件物品都摆放得井井有条,透露出她的细腻与雅致。墙上悬挂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。那是她在抗美援朝时期留下的珍贵瞬间。照片上她身着厚厚的棉军服,坐在皑皑白雪上,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。两条乌黑亮丽的大辫子垂落在肩头,与她清秀的脸庞相得益彰,整个人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朝气与美丽。那时的她,正值豆蔻年华,却已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。那份坚定,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敬佩。

岁月如梭,光阴荏苒。转眼间,照片

中的少女已步入耄耋之年,岁月在她的身上刻下了痕迹。乌黑的长发被岁月的风霜染成了银丝,明亮的眼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浑浊不清。尽管如此,母亲在我心中依然美丽坚强。她的笑容温暖如初,她的眼神充满力量,她是我永远的依靠和榜样。

温柔的夜色,藏着许多辛劳。母亲每晚都要多次起夜。她只要从床上坐起,我就会立刻醒来,起身给予她温暖的陪伴。能为母亲做这些,哪怕只是简单的小事,都是我心中最大的幸福。

这份久违的亲近,也让我回想起那段我在晋北山沟里当兵的岁月。母亲当年怀着满腔思念,不顾路途遥远,换乘3趟火车来看我。

当时,连队条件简陋。到了晚上,无处安顿的母亲只能在女兵宿舍与我共挤于狭窄的上铺。尽管空间局促,却充满了温馨。或许是因为部队生活艰苦,又或许是看出了我的不适应,母亲心中满是疼惜。黑暗中,她轻声细语,向我讲述起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往事。

在那个战斗的岁月,母亲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辛。水源稀缺,她和战友只能捧起水沟中的泥水,与炒面拌在一起充饥,有时甚至连水都没有,只能干咽炒面。他们在山沟里随地躺下就睡,头上、身上长满了虱子,奇痒难忍。每天,他们都要行军十几公里,双脚磨出了血泡,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休息时,她

只能用头发丝,穿破血泡,让血水流出,减轻疼痛。然而,再次行军,双脚又会迅速长出新的血泡。有段时间,母亲不幸染上了疟疾,高烧不退。后来,因为缺乏营养,她又得了夜盲症。可她坚持边治疗边战斗,不让自己掉队……

母亲的讲述,声音虽轻,却字字铿锵,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坚强和勇敢。那一夜,我深受触动。那些艰苦岁月,母亲都挺过来了,我作为她的孩子,更应秉承她的勇气与坚韧,成为像她一样坚强的战士。

一个个夜晚,我静静地陪伴在母亲身旁,感受着浓浓的母爱。人们说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我想,这也是我能给母亲的最好的礼物。

转眼间,我的假期即将结束。晚上,母亲依然像往常一样起夜。当她从床上坐起,感应灯发出了灰暗的光。我睁开双眼,母亲一动不动地静静坐在床边。我轻轻地走过去,搀扶起她……过了一会儿,我又将她扶回床边,把她的头轻轻托举在我的臂弯处,再将她的身体缓缓放回床上,盖好被子。

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入睡,而是在床上轻轻翻动,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。我轻启手机的手电筒,光柱穿透黑暗,照向她的方向。瞬间,所有的声响戛然而止。

我关掉手电筒,窸窣声再次响起,像是一段未完的旋律。我再次打开手

电筒,随意地来回扫动着,她又恢复了先前的静默,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。这反复的过程,让我想起了她曾对我讲过的往事。

夜幕下的朝鲜半岛,寒风凛冽,母亲和战友们沿着崎岖的山路,悄然行军。空中,敌机如幽灵般盘旋,不时投下照明弹,大地骤亮。他们只能迅速卧倒,脸贴着寒冷的地面,一动不动保持静默,等待光芒消散,暗夜重归,再起身前行。

我手机的光亮,或许成了她记忆中的照明弹,将她带入了那段岁月。她的反应,如此真实,又如此令人心疼。我静静地望着她,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与敬意。

第二天早上6点多,母亲就醒来了。往常,她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,可那天却执意要提前起来。

“妈妈,您是不是知道我今天要回北京了?”我试探着问。

她轻轻地摇了摇头,说:“不知道。”随后,她用疑惑的语气问我:“是住不习惯吗?”

看着她略显疲惫却仍满是关切的脸庞,我心中五味杂陈。“假期到了,要回去上班了。”我轻声道。

她听后有些失落地说:“你要上班了?你在那里工作?”

“我在哪里工作您都不知道?”我无奈地笑了笑说:“妈妈,等我退休了,就来照顾您。”

她听后又念叨着:“你不走多好,舍不得你。”

我安慰她:“妈妈,我下次还会再回来的。”

但她依然不停地念叨着:“不要走,你不回去多好,和我在一起多好!”

那一刻,我的心中有些酸楚,“我不上班行不行?”我语气中带点调皮。

母亲听后一脸严肃,斩钉截铁道:“不上班不行,你下次再回来吧!”

那一刻,我的心被深深触动。母亲即便在混沌之中,也能展现出惊人的清晰与坚定,那是刻进她骨子里的本能流露。如今,她身体欠佳、行动不便,亟需照料之时,仍挂念我的工作职责。我们的每一次相聚都可能是最后一次,她却毅然选择放手,让我安心回归岗位……

对我而言,每一次出发远行,都是忠诚与孝道的交织,是身为军人无悔的选择。未来,我将带着这份守望,继续前行……

家庭秀

滑梯上
一颗小星星
就要快乐地滑下来
与妈妈的手掌
在阳光下
轻轻相碰

爸爸的微笑
流淌着爱意
星星
在他的怀抱里
一闪一闪眨着眼睛
周春风配文

定格

近日,陆军某部干部彭征雄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彭征雄在休息时间陪伴妻儿。

孙 成摄

腰慢慢站起来,神情痛苦。那一刻,我悄悄红了眼眶。

大家稳住马队后,带着我在雪地里找到了父亲的墨镜,一块镜片上出现了几道裂痕。父亲淡然地戴上墨镜,活动了几下腰,再次骑上马,走在队伍前列。

经历5个多小时艰难跋涉,我们抵达界碑处。“到了。”父亲跳下马,帮我摘下墨镜。阳光下,看着界碑上鲜红耀眼的“中国”二字,我心中涌上一阵别样的感动。父亲说,他和战友们隔段时间就会对界碑进行描红。

探亲结束的前一晚,我问父亲,能不能把那副有裂痕的墨镜送给我。见父亲有些疑惑,我说:“我想记住这段经历。”

时至今日,我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。每看到那副墨镜,我就会想起父亲。他似乎很少对我讲起自己的军旅故事,却又用自己的经历,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。

说句心里话

今年正月初八这天,爱人去交接工作,准备退休,正式告别工作32年的部队。前一晚,他笑着对我说:“明天还要穿军装。”

“穿!”我知道,他有多舍不得那身军装,多舍不得军营。

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。我这个穿了21年军装、已退役七八年的人,现在仍对军旅生涯充满了怀念,他心中自是难以割舍。除夕夜,按惯例,他要去站一班岗,让战士们看春节联欢晚会。往年我都没怎么去陪他,今年因为即将离开军营,我和他心里都有了不一样的情感。我不仅去陪他了,还给他照了相。

我不知道,他当时站在岗亭上在想什么,是在想他入伍时的青涩懵懂?还是在想他潜心苦读考上军校的欢喜?或是在想这一路走来的无悔荣光?

只是,我再理解他,也不能真正体会他内心的感受,只能将心比心地感知一些。前几天和一位战友聊天,战友说当初当兵时并没有多大的志向,受党的教育,自己一路成长进步,现在就想为部队建设多作些贡献……这个转变过程是潜移默化的,又是真实具体的。

记得有一年,爱人去执行一项危险度很高的任务。当他完成任务回到驻地时,我问他:“你当时害怕吗?”

“不怕,假如能为国家献出生命,我觉得光荣。”他轻描淡写的回答,让我瞬间泪目。

临近宣布退休命令的前几天,我们开始收拾东西。说好的,该丢就丢,该舍就舍。可一遇到军用品,他就放不下了,挎包、水壶要留作纪念,常服也要留……

那几天,好像和之前的日子没什么两样,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,离别情绪一直缠绕在心头。我们谁也不说,仿佛一开口,不舍情绪就会“决堤”。

有一晚,我和他散步到他曾任职的一个院子。那里他倾注了很多心血,一直很有感情,每次路过都要朝里边看看。我现在还清晰记得,院子里的苹果很甜;老杏树的杏子香甜得令人舍不得下咽;玻璃温室里的番茄又大又红,吃起来酸甜可口;土豆种下后不需要怎么管理,由于拉萨日照强,土豆又粉又面……

从那里出来,我们又来到操场。操场边有一大片杨树,每到秋天,杨树叶子黄得发亮,映着蓝天,风景怡人。操场中间的草坪,长着密密麻麻的三叶草。三叶草从五六月就开花,白花衬着绿叶。来探亲的军嫂们在草坪上拍照,孩子们在草坪上撒欢……现在操场修得更有了层次感了,有标准的塑

饺子穿“新衣”

■ 刘绍堂

那年那时

除夕夜,家人围坐,边看春节联欢晚会,边包饺子。手机铃声响起,身在军营的外孙打来视频,向全家拜年,并向我们展示了战友们包饺子的场景。官兵齐声祝福我这个老兵“新年快乐”,并邀请我讲一个与过年有关的故事。

望着年轻战友们欢乐的笑脸,我这个年过八旬的老兵,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。我动情地对大家说:“亲爱的战友们,过年吃饺子是咱中国人的年俗。咱的故事,就从饺子讲起吧。这个故事就叫‘过年饺子穿新衣’。”

此语一出,大家有点不解。一位小战士向我提问:“爷爷,过年时人人穿新衣、戴新帽,饺子咋也穿新衣呢?”

我端起一碗煮好的饺子娓娓道来:“小小饺子像元宝,象征着大吉大利;饺子在开水锅里上下翻腾,喻示未来的日子蒸蒸日上……”

官兵听得津津有味。接着,我话锋一转,郑重地告诉战友们,战争岁月过年吃饺子并不容易。

1944年除夕夜,我家过年的饺子就是在邻省一位不认识的老家家吃的。这年我家的饺子就穿上了“新衣”。

我的家乡在山东省乐陵市最北面的一个村子,往北过一条河便是河北省盐山县。抗战时,日本鬼子在我们村安了据点,家家户户粮食被抢、猪羊被杀,老百姓哪有心思和条件过大年。

尽管这样,除夕那天,母亲还是剥好白菜馅,又炸了几根油条切好放进馅中,将仅有的两瓢白面和好,包了一顿饺子。看着很久没吃的白面饺子,一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,都说这顿饺子好,象征着素素净净过大日子。

谁知,水刚烧开,饺子还没下到锅里,忽听有人大声喊:“鬼子来了!快跑啊!”

母亲忙从炕上把我抱起,姥姥将生

一种别离几多滋味

■ 朱雪梅

胶跑道,有两个标准的足球场,还种上了四季常青的松树。到了冬天,拉萨一片灰黄的时候,那常青的松树绿更显珍贵。

离开拉萨的前一晚,我和他又散步到了布达拉宫广场。从宽敞漂亮的广场看过去,油画般的布达拉宫缀在深蓝色幕布般的天空下……这样的景色尽管我们看了多年,此时还是陶醉了。或者说,比初见时有了不一样的情感。多年前,布达拉宫广场是一个草坪,广场边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杂货摊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。仿佛一眨眼,广场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,宽敞漂亮,整齐整洁。各式彩灯把两旁的树装点得绚丽多姿。

再见了,布达拉宫!以后肯定还会再来,但再不会像现在,我买菜顺路就可以把你仔细端详……

再见了,拉萨!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地方。再见了,军营生活!再见了,战友们!再见了,我们的青春岁月!

我们肯定会再见,那将是思念绵延的千里奔赴!

两代之间

儿时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,只记得他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。父亲在遥远的边疆守防,一年只能回家探亲一次。每次我刚和他亲近些,他就要返回部队了。

为了挽留父亲,我会悄悄把他的眼镜藏起来。年幼的我认为,只要把眼镜藏起来,他就走不了。母亲安慰我:“爸爸是去工作,他要保护我们呢。”母亲还告诉我,父亲是因为眼睛发生了病变,所以不得不每天戴眼镜。

父亲工作的地方比较艰苦。有一年,他所在部队去执行光缆施工任务。盛夏的戈壁滩热浪滚滚。为了赶进度,父亲和战友们每天在阵地上施工十几个小时,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为了防止中暑,有些战士干脆光着膀子施

父亲的墨镜

■ 李兵书

工,时间一长,皮肤都被太阳晒伤了。靠着这股拼劲,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。父亲和战友们还会在风区进行作业。风暴一来,黄沙漫天,大家的眼睛都睁不开。为了抢抓工期,父亲和战友们只能戴上防风镜施工。为了防止施工过程中防风镜掉落,大家都会用绳子将防风镜的两条支腿系在一起,套在后脑勺上。即便如此,还是有官兵患了眼疾,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有一年寒假,我跟母亲到部队探亲,父亲让我同他去巡逻。“大家把墨镜戴上。”出发前,父亲一边督促战友们,一边

掏出一副墨镜递给我,“戴上吧,防止雪盲。”我戴上墨镜后,漫山遍野白雪反射的光,果然柔和了许多。

我们越往深山里去,地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厚。军马喘着粗气,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前行。行至一段崎岖路段时,父亲的墨镜掉落了。他想下马拉拴,军马突然摔倒在地,将父亲甩了出去。大家见状,纷纷跳下马,要冲上去扶他。

“先别过来,大家牵好马绳,别让马受惊!”父亲一边叮嘱,一边捡起掉落的棉帽戴好。缓了一会儿后,他用手扶着